

The

Prison

Island

Murders

事件 镜狱岛

Shi Chen

时晨

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镜狱岛事件

时晨 著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镜狱岛事件 / 时晨著. —北京: 新星出版社, 2016.8

ISBN 978-7-5133-2223-2

I. ①镜… II. ①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54742号



镜狱岛事件

时晨 著

责任编辑: 王 怡

责任印制: 李珊珊

封面绘图: Moeder Lin

装帧设计: @broussaille私制

出版发行: 新星出版社

出 版 人: 谢 刚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网 址: www.newstarpress.com

电 话: 010-88310888

传 真: 010-65270449

法律顾问: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

读者服务: 010-88310811 service@newstarpress.com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

印 刷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

开 本: 91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8.625

字 数: 133千字

版 次: 2016年8月第一版 2016年8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33-2223-2

定 价: 32.00元

版权专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。

主要登场人物

南溟精神病院·工作人员

徐鹏云 (60 岁)	前任院长
郭宗义 (55 岁)	现任院长
庄 严 (47 岁)	主治医师
吴 超 (35 岁)	主治医师
袁 晶 (48 岁)	护士长
梁梦佳 (25 岁)	护士
齐 磊 (40 岁)	警卫队队长
谢 力 (25 岁)	警卫
姚羽舟 (27 岁)	警卫

南溟精神病院·病患

朱 凯 (33 岁)	绰号“瘦子”
于金龙 (41 岁)	绰号“佐川”
司红艳 (30 岁)	绰号“新娘”
杨 俊 (32 岁)	绰号“堂吉诃德”
叶 萍 (36 岁)	绰号“奶妈”
黄文正 (60 岁)	绰号“教授”
姓名不详 (? 岁)	绰号“密室小丑”

其 他

唐 薇 (32 岁)	刑警
陈 燭 (28 岁)	数学家
韩 晋 (31 岁)	小说家

阳世犯罪，虽能瞒天过海，不为人知。凡此之人，死皆有报。至冥司，堕孽镜地狱，照此镜现其罪。

序 章

韩晋老师台鉴：

东风握别，春复徂秋。这个月来多为杂事忙碌，未由一晤，不知近来身体可好？

因为工作的关系，近期我都会在纽约，暂时不回国。书籍出版的事宜，老师可以和我的助理小刘商议。是的，就是老师曾经见过的那个戴眼镜的女孩。另外，老师拜托我搜集的资料，连同这封信，一起快递给您了。近闻上个月，为了调查一起杀人事件，您和陈教授去了一次海南。不知这次需要的资料，是否同案件有关？如果方便的话，老师能否将案件相关的笔记快递给我。关于陈燭先生参与调查的案件，读者还是很有兴趣的。

言归正传。昨天正巧去拜会了美国著名的精神病学家拜尔德·布朗（Baird Brown），想起老师让我帮忙收集精神疾病方面的

资料，便和他交流了一番。回去之后，颇有感触，布朗先生的渊博和幽默令我难忘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让我重新认识了精神病学，颠覆了我对精神病人的看法。他给我讲了一则关于盎菲斯比纳岛（Amphisbaena）的故事。

在古希腊罗马时代，精神病被认为是体内的黑胆汁过多造成的。提出这个说法的人，是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。他认为，人体内存在着四种基本的体液：血、黏液、黄胆汁和黑胆汁。四种体液如果正常地混合起来则健康，如果其中某一种过多或过少，或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失调，人就会生病。现在看来，这种体液学说自然是可笑之极的，但在当时，这种说法是主流，信奉的人不少。

但到了中世纪，对于精神病的解释权又回到了宗教学家的手中。当时的人们坚信精神病发作的原因，是恶魔作祟。精神病人被视为魔鬼附体，他们被送进寺院中去，用祷告、符咒、驱鬼等方法进行“治疗”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残酷地对待那些精神病患者，对他们用刑，比如烙铁烧炙皮肤、用长针穿舌头等。人们天真地以为，躲在人体中的魔鬼能够感受到宿体的痛苦，这样可以使之无法栖身。当时，无数支持精神病患者的智者被迫害，成千上万的精神病人被侮辱，被杀害。

就在这之后，愚人船（Narrenschiff）出现了。

在专门的精神病院设立之前，大多数精神病人会被送到一艘船上，接着被放逐到海上自生自灭。这种船载着那些神经错乱的乘客，从一个城镇航行到另一个城镇。这种习俗在德国尤为常见。十五世纪上半叶，纽伦堡有六十三个疯子登记在册，其中三十一人被驱逐。一三九九年，在法兰克福，海员受命带走一个赤身裸

体在街巷中游走的病人。十五世纪初，美因茨以同样的方式驱逐了一个疯人罪犯，将其送到茫茫无际的大海上。

就这样，无数艘愚人船在大海上飘荡。水域和航行隔离了他们。病人被囚在船上，无处逃遁。

船上的精神病人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生存。但是，在一望无际的海上，精神病人要如何生存呢？他们没有水和食物，思维又不正常，那么，接下去会发生的事情，想必您也能猜到了。是的，惨烈的杀戮在愚人船上开始了。精神病人为了食物，开始互相残杀，因为生存是本能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

愚人船上的病人越来越少，能够活下来的，都是一些穷凶极恶的精神病罪犯。他们无所畏惧，即便面对神灵也会肆无忌惮地嘲讽和唾骂，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说，他们就是来自地狱的恶魔。传说，这些愚人船上的恶魔并没有死在海上，而是一同漂流到了一座荒岛上。您能想象吗？成百上千个精神失常的罪犯，登陆一座岛屿，他们占岛为王，使之成为真正的地狱。人们称这座岛为盎菲斯比纳岛，或者地狱岛。

第一个发现并活着从盎菲斯比纳岛回来的人，是一个名叫赫布·朗费罗（Herb Longfellow）的青年水手。

朗费罗跟随一艘货船远航，这条航线他走了十年，从未发生过意外。只是那一次，不幸降临在他的身上。滔天巨浪毫不留情地把他们的船只拍得粉碎，水手们纷纷掉进大海。正当他们感到绝望的时候，海浪又将他们推上了一座孤岛。庆幸大难不死的水手们相互击掌表示庆祝，感谢上帝没有抛弃他们。可是，这些可怜的水手并不知道，他们所在的这座岛，是比地狱恐怖十倍的盎菲斯比纳岛。

水手们起初并没有感到奇怪。他们生火烤鱼，准备在晚上好好休息一番。虽然经历了一场劫难，失去了许多伙伴，但他们并不灰心，至少他们还活着。吃饱喝足后，疲倦的水手们开始渐入梦乡。他们很疲惫，睡得很沉，似乎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打搅他们的美梦。可是，一声凄惨的尖叫把他们吵醒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”年长的水手揉着惺忪的眼睛，问道。

众位水手面面相觑，大都显得莫名其妙。老水手感觉不对劲，又点了一次人数，发现他们少了一名同伴。大家一致认为，刚才的惨叫一定是这位失踪的水手发出的。月亮冷冷地挂在半空，四周一片漆黑。水手们心里毛毛的，对于未知的事物，谁敢不怕呢？可是，同伴有难，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最后，大家互相打气，手里摘了些树枝木棍当武器，一同朝传出尖叫声的地方走去。

周围除了虫鸣声，什么都没有。或许是害怕吧，水手们相互间靠得很近，仿佛能感受到对方呼吸时吐出的气流。他们小心翼翼地进入丛林，走了大约十几步，带头的人停下了。接着，又是一阵凄惨的尖叫声。而这一次的尖叫，并不是受到了伤害，而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刺激。是的，他们找到了那位失踪的同伴。遗憾的是，无论怎么看，那位同伴都不可能再活过来了。因为一个四肢被切除，开膛破肚并且挂在树上的人，无论如何都不会活着。

“这座岛上有魔鬼！”年长的水手惊呼起来。他想起了海上的那些传说，流传于水手之间的那些故事。“快走！我们必须离开这里！”

重新打造一艘可以出海的船并非易事，就算十几个水手齐心协力，也非一朝一夕之事。上帝并没有给这些可怜的人们太多时间，第二起杀人事件，在他们登陆盎菲斯比纳岛的第二天发生了。而这一次，被杀死的是两位水手。水手们的头颅被魔鬼带走了，没有人听见夜里有动静，更别提尖叫声了。恐惧像一把巨大的雨伞，笼罩在水手们的心头。从那天之后，每个晚上都会有人被杀，死状一个比一个惨烈。就算每个晚上有人轮流守夜，也仍会有水手失踪。他们坚信这是恶魔的力量，可以在众人的监视下，轻易地杀人。

“我们必须离开这里！一秒钟也不能等了！”朗费罗提议道，“现在就离开这里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不然，我们都会被岛上的魔鬼杀死！”

“可是，我们没有船啊！如果用简易的木板做成木筏，很快就会被海浪冲散，结果还是会死。”水手们的担心不无道理。毕竟他们要渡过的是一片海洋，而不是一条河流。朗费罗的建议没有得到同伴们的支持，他们打算继续留守在盎菲斯比纳岛上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每天都有人被杀害，凶手的杀人手法极其残忍，而且极不符合常理。就算在众人监视下，魔鬼依旧可以随意地杀人，没人知道它是如何办到的。精神上的压力大过肉体上的，剩下的水手们精疲力竭，不少人开始尝试自杀。不仅如此，大部分人开始产生幻觉，有的说目击到许多赤身裸体的男人在树林里走来走去，也有人声称见到了浑身是血却像蜥蜴般爬行的女人，更有甚者，说见到了这座岛的主人，是来自地狱的撒旦。

“是愚人船上的罪犯。”不知道谁说了这么一句话，“他们都是疯子，会把我们全都杀死。”

水手只剩下五个人了，他们目睹了同伴的死亡，行为开始变得奇怪。其中，有个男人开始对着大海唱歌，跳着诡异的舞蹈。他疯了。朗费罗知道他们都会疯，他告诉自己，必须要离开这座岛，就算死在海上，也不能留在这里等死。计较已定，朗费罗一整晚没合眼，连夜把木筏扎紧，又带足了水和食物。他劝说另外几个人同他一起走，可是大家都不愿意。作为航海专家，他们知道这等同于自杀。

百般无奈，朗费罗只能相信自己了。他乘上木筏，离开了盎菲斯比纳岛。

经过一天一夜的漂流，木筏实在是支撑不住了，散了架。朗费罗抱着残木，浮在海面上，奄奄一息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奇迹发生了，一艘远航的货船救了他。船员们给他面包和热汤，但是，恢复精神的朗费罗依旧不肯说话，问他任何问题，他都一言不发。大家觉得这个人一定是受了刺激，脑筋出了问题。直到一周后，朗费罗才慢慢恢复正常，开始给大家叙述那一段诡异至极的事。于是，盎菲斯比纳岛的恐怖传说，逐渐开始在远洋水手间流传。

怎么样，老师听了这个故事，是不是觉得极不可思议？一座净是疯子的岛，光是想象就令人毛骨悚然了吧！这种奇怪的地方在世界上到底存不存在呢？我想应该不可能吧！这种地方，只会存在于传说中。

真是不好意思，不知不觉写了这么多废话，又打扰老师休息了吧？我这个人太啰唆，一动笔就停不下来，还请老师多多

包涵。书短意长，很多话就不一一细说了。另外，关于陈燭教授最新的案件笔记，请您务必影印一份，寄送给我。真想早日读到！

多劳费心，敬候老师回谕。

薛飞敬上

二〇一六年一月

第一章

1

最先感觉到的，是一阵剧烈的疼痛。

仿佛有几百只铁锤，同时敲击着我的大脑。我强忍住那猛烈的眩晕感，睁开了仿若黏合般沉重的双眼。我最先看见的，是灰白色的天花板。视线移动，在天花板的右边角落，有一张巨大的蜘蛛网，蜘蛛很壮实，个子也不小，我甚至能望见它长腿上细细的绒毛。此刻，它蛰伏在网上，动也不动。

环视周围，这是一个四面由灰色墙壁围绕，二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间。

房间的中央，有一张铁床，床上铺着白色的被褥，而我就躺在这上面。白色的棉被上有许多小块的污垢和星星点点的霉斑，除此之外，还覆了一层厚厚的灰尘。在我左边的墙壁上，有一扇窗。可是，窗户

被铁丝网焊死了，除了铁丝网外，还有几根钢柱伫立在窗口。恶浊的房间里，散发着一股消毒药水的气味。周围暗沉沉的，对我来说，这里看上去很陌生。

想举起右手，可是失败了。我发现四肢被深褐色的皮条固定在了铁床上，只能微微抬起头，查看一下四周的情景。我穿着蓝白条纹的病服，没有内衣。衣服并不合身，套在我身体上，显得很宽大。病服不仅肮脏不堪，还有一股闻之欲呕的霉味。

我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尽量集中精神，思考着一个问题。

——我是谁？

好冷，我感到全身冰凉，背心沁出了冷汗。

大脑一片空白，犹如失去了思考的能力，脑袋也嗡嗡地响起来。除了我是个女人，对于自己的信息，什么都想不起来。一种深深的恐惧感将我包围，令我屏声静气，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在战栗！

是做梦吗？我是身处梦境之中吗？

虽然我盼望如此，可是，意识却如此清醒，手腕被皮条勒得生疼，这一切都否决了我的想法，浇灭了我仅存的一丝希望。

——我是谁？

房间充满惶惶不安的气氛，我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未知的事太多了，像是一个旋涡，把我生生拖入其中。上帝，求求你，让我记起一切！我不由自主地开始发抖，全身的肌肉都在抖动，大脑的血管似是随时会胀裂开来。

陡然间，一股血直冲脑门，我的喉咙口涌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惊叫！

惊恐的声音在房间里回荡……

战栗的感觉一直徘徊在近旁，驱散不去。我试图让自己冷静，让

大脑运作起来。这里看上去像是医院，但是，医院为什么要把窗户全都堵住呢？就算是因为楼层太高，考虑到安全，这样的设计也太奇怪了！况且，如此污秽的房间，真的是医院吗？如果是在医院，那为什么要把我囚禁起来？

我有好多问题想问，然而，房间里却只有我一个人。

就算使出了全身力气挣扎，四肢也纹丝不动，我被死死地绑在了床上。嘴唇哆嗦着，想说些什么呢？我不知道，说了也没人会听吧！热泪滑落，现在的我，恐怕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禁狂笑起来，像个疯子。

疯子？对，或许我就是个疯子！目前看来，这只怕是唯一合理的解释了。

吱嘎——

伴随着沉重的声音，有人推开了我右边的铁门。这猝不及防的变故，令我发出一阵短促的叫喊声。同时，我的心也扑通扑通，激烈地跳动起来，好像随时会从我的胸膛窜出来一样。

“你醒了？”进屋的人说道。

我努力抬起头，视线追随着他。这是一个身材高挑的中年男子，四十岁上下。他披着一件白大褂，像是医生。皮肤看上去有些黝黑，一张国字脸和宽广的下巴，方方正正，有种坚毅的感觉。他的眉毛很低很粗，眉骨突出，鹰钩鼻，嘴角两端微微下垂，形成∩字形，给人以严肃的印象。鼻子下面留着两撇八字胡，又为他增添了几分英气。

总而言之，这个男人的外貌并不惹人讨厌。

“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是谁？”我大声尖叫，上气不接下气。

中年男子并不急着回答我的问题，或许他根本没想要给我答案。他只是拖过一张椅子，坐在我右边，然后拿出一支水笔，在记事本上写着什么。我犹如被施了魔法，明明有许多问题想问，关键时刻却哑然失声，只是呆呆地瞧着他写字。房间内异常的安静，我能听见水笔尖和纸张摩擦发出的沙沙声。

“我是你的主治医生，我姓庄。”他语调很平静，也没有抬头。

“我是谁？这里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我会被绑着？”我只觉得思绪纷乱，问题脱口而出。

“病情越来越严重了，你还记得你的名字吗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会被绑起来？”他合上笔记本，站了起来，眯着眼睛看我，“或者说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？”

我冲他摇了摇头，像个白痴。

“看来必须进行手术。”庄医生看着我，脸上的表情像怜悯又像嘲讽。

“手术？为什么要手术？我得了什么病？”

“你还不明白吗？”庄医生沉声道，“这里是南溟精神病院，你是我的患者。因为你袭击了其他病患，并且情绪非常激动，我们必须把你控制住。我给你注射了镇静剂，让你好好睡了一觉，只是没想到竟然会导致失忆症的发作。”

南溟精神病院？我绝望地闭上了双眼。无论如何抗拒这个消息，我内心深处明白，这一切都是真的。是的，我是一个精神病人，不然又如何解释我的记忆呢？如果大脑没有损伤，为什么我什么都不想起来？除了我是个女人——这恐怕是我唯一知道的事了，我几乎对自己的身世一无所知。我听见自己哭出了声，四肢依旧被死死地捆在床上。